

陳淳淳

時光裡的老屋



原鄉走廊

在時光的長河之畔，老屋宛如一葉泊岸的孤舟，承載著往昔歲月的厚重與溫情，見證著生命軌跡的蜿蜒延伸；老屋是歲月沉澱的容器，每一道裂痕、每一塊磚石都包裹著生活的溫度與記憶的重量。那些被風雨浸透的磚石，不僅是物理的存在，更是情感的錨點，在流動的時光中訴說著光陰的故事。

這棟坐落於海邊村落的老屋，是父親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建成的，磚石結構的兩層樓房，粗礪的花崗岩牆體斑駁厚重，那些花崗岩石從山海間走來，帶著風的齒印和浪的鑿痕，在匠人的錘鉗之下，每塊石頭都是未寫完的信箋。青石板鋪就的庭園，每一塊石板都像被時光摩挲過的舊書頁。庭園邊的那口老井像一位緘默的智者，井壁的青苔是它年復一年記錄的皺紋，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風雨滄桑，井水依然清澈如初，彷彿時光在這裡靜止。記得我們一家人在這棟老屋裡住了十幾年後，就搬到城裡的新樓居住了，老屋就此空置至今。父親在世時，會經常到老屋看看，隨著父母的離世，老屋如是一位守望時光的老者，寂靜地佇立在故鄉，等候著每一位回歸的身影。

七月的驕陽似火，週日，姐妹們相約與弟弟一起回故鄉參加一個民俗活動。當夏日熾熱的陽光漫過老屋的每一塊磚石，我看見記憶如塵埃般軟軟飄落，每一片都折射出親情的溫度，在時光裡凝結成永恆的金色標本；當城市的霓虹侵蝕著傳統建築的肌理，我清晰地聽見，那些沉睡在老屋褶皺裡的心跳聲，正以記憶的溫度抵抗著時光的消融。

走近老屋，熟悉的氣息裹挾而來，仿若跌入時光隧道，週遭的景物皆為過往序章。走進老屋，每一步都踏進往事的迴響，每一眼皆有親情的印記，當指尖觸碰那佈滿灰塵的老式傢俱，恍惚有溫熱的呼吸拂過，這些情感碎片，散落在房屋的壁孔裡、傢俱的縫隙間，經歲月的沉澱，發酵成醇厚佳釀，愈久彌香，它們讓我重回生活的本真。

在這棟老屋裡，父母的絮叨聲，如同一首永不停歇的背景音樂，依舊在情感深處親切地回放；姐妹間分享的少女心事，如同那幅永不凋零的畫，描繪著生命中最美的風景，記錄姐妹之間的美好時光，共度人生漫漫。

回到老屋，那些被時光稀釋的生活片段，便被重新編織成情感脈絡，那些被時間塵封的記憶便如潮水般湧來，老屋就像一本厚重的相冊，每一頁都記錄著生活的點滴。廳堂中，浮動的塵埃在光影中起舞，仿若時光具象化的形態；廚房裡，彷彿還能聽到母親做飯時鍋鏟的碰撞聲，而那散發的飯香，早已成為味覺中最深刻的印記；而父親親寫在牆壁上的「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的教誨，還在血液裡徐徐流淌。

站在老屋中，過往的畫面如電影般在腦海中一一閃現，這裡的每一個角落都浸潤著年少時的生活細節，每一件物品，都承載著濃濃的親情。如今的老屋，就像一位沉默的老者，守著歲月，守著那些一去不返的時光。而我，在這熟悉又陌生的空間裡，被一種複雜的情感緊緊包圍，有對往昔的懷念，有對時光流逝的感悟，更有那「子欲養而親不待」的傷感。情感是人類最複雜、最微妙的內心體驗，它如同無形的畫筆，為生命塗上喜怒哀樂的色彩，又似無聲的樂章，在靈魂深處奏響悲歡離合的旋律。

對老屋的情懷，是對生命本真的眷念，是對純粹情感的堅守，它讓我在不斷前行的人生旅程中，始終記得來時的路，記得生命最初的溫暖與感動，這份情懷在歲月的長河中，永遠閃爍著溫暖而明亮的光芒。

老屋是記憶的活體標本，這棟故鄉的老屋早已超越建築本身，化作血液裡的精神圖騰，它以沉默的姿態守護著時光裡的溫度，用斑駁的肌理提醒著生命的來處與歸屬。

2025年7月8日

鄭亞鴻

漫談抗日戰爭電影



談今論古

今天，是「七七事變」88週年。1937年的「七七事變」是日本繼「九一八」事變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的繼續和發展，也是中國全面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起點。而再過一個多月，中國將舉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紀念活動，並舉行盛大閱兵式。自抗日戰爭起，至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拍攝了大量反映抗日戰爭題材的電影，我們不妨對其中影響較大的影片作一番回顧。

1935年上映的《風雲兒女》講述了在抗戰時期，只顧享樂的詩人辛白華最終因為摯友梁質夫的犧牲而投入抗戰的故事。影片由許幸之執導，田漢、夏衍編劇，袁牧之、王人美、談瑛等人主演。《風雲兒女》率先吹響了抗日救亡的號角，而其插曲《義勇軍進行曲》從此響徹了中國的每一寸土地。這首在民族危亡的關頭誕生的歌曲，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1938年上映的《八百壯士》講述了1937年8月13日日寇侵略上海，國民黨八八師五二四團團長謝晉元，率領八百多官兵號稱八百壯士，固守四行倉庫，抗擊日寇達3個月之久的故事。影片由應雲衛執導，袁牧之、陳波兒、洪虹參加演出。《八百壯士》在大後方上映後，受到了廣大觀眾的熱烈歡迎，在香港以及在菲律賓、緬甸等地上映時也極為轟動，在法國和瑞士舉行的反侵略大會上映出時，博得了好評。

新中國成立後，大陸拍攝了大量抗日題材的電影，如1950年上映的《趙一曼》、1954年上映的《雞毛信》、1955年上映的《平原游擊隊》、1956年上映的《鐵道游擊隊》、1958年上映的《狼牙山五壯士》、1962年上映的《地雷戰》、1963年上映的《小兵張嘎》、1965年上映的《地道戰》、1993年上映的《重慶談判》，1995年上映的《七七事變》、2005年上映的《太行山上》等。其中堪稱經典的有《平原游擊

隊》《鐵道游擊隊》《地道戰》等。記得我們少年時觀看《平原游擊隊》《鐵道游擊隊》後，在和同伴玩「打仗」遊戲時，大家都爭當抗日英雄李向陽，劉洪。《鐵道游擊隊》的插曲《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地道戰》的插曲《太陽出來照四方》至今仍廣為傳唱。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台灣也拍攝了好幾部抗日題材的電影，如《八百壯士》，再次謳歌了八百壯士英勇頑強的抗日事跡。影片由丁善璽執導，金馬影帝柯俊雄、徐楓、林青霞、張艾嘉等主演。次年，《八百壯士》獲得台灣金馬獎特別獎，又獲得亞太電影節最佳影片獎等。還有反映張自忠將軍的《英烈千秋》、反映中國空軍與日寇浴血奮戰《笕橋英烈傳》以及《揚子江風雲》等。

1986年，大陸拍攝的電影《血戰台兒莊》第一次正面表現國軍抗戰。這部電影跨越到了台灣海峽，台灣島上的蔣經國看過這部電影後，也受到震撼，感慨不已。國民黨自己軍隊打的一個大勝仗，竟讓中共越俎代庖拍成電影。共產黨客觀對待歷史，那份廣闊胸懷和民族大義深深地感染了他。不久，蔣經國就決定開放國民黨老兵回大陸探親，海峽兩岸同胞在骨肉分離了37年後，終於把悲苦的鄉愁化做了喜悅的重逢，揭開了海峽兩岸互動往來的序幕。

可以看出，台灣電影主要表現的是抗日戰爭時期正面戰場的抗戰，而大陸電影更多的是表現敵後戰場的游擊戰、人民戰爭。無論是正面戰場還是敵後戰場，都表達出「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這種中國人民不屈不撓、視死如歸，勇於抵抗外敵的大無畏精神，提醒我們不忘歷史，居安思危，激勵著我們發憤圖強，面對強敵，敢於亮劍，萬眾一心築成我們新的鋼鐵長城！

2025年7月7日

王強

在遠方，我們如何深刻記住彼此

——一場跨文化旅人凝視下的記憶與回望



絲路溯源

一、當「賣家秀」撞上「買家秀」：
從目的地敘事到旅人眼裡的真實

世界遺產、文化景點、官方文宣總愛端出一套『宏大敘事』，把古蹟修得再光鮮亮麗。可真正能被帶走的記憶，往往藏在那些不經意的細節裡：一隻飛檐下的滴水獸、一杯盛夏裡街坊鄰居遞來的免費奉茶、一塊早已斑駁的碑文背後，藏著一代人的情感和堅持。

我們總以為，只要修得夠氣派、詞兒寫得夠澎湃、錢花得夠多，就能把「賣家秀」升級成遊客口中的「買家秀」。可旅行從不吃這一套，真正能打動人的，永遠是那些被看見、被理解、被自發帶走的暖心片刻。

有人說，旅行是「浪漫凝視」，可這種凝視從來不是單向的消費。當我們翻開旅人的相機、筆記、微博動態，會發現他們其實也在默默重塑這座城市的故事，把此地悄悄放進了自己隨身攜帶的記憶裡。

二、一隻滴水獸的逆襲：
在巷口與網梗之間

十多年前，陝西虎牙大哥帶走那對滴水獸時，誰能想到，它原本只是屋檐下最普通的陶瓷配件——獅頭魚尾，既能排

水又能鎮宅。結果陰差陽錯成了「海絲萌物」，還帶火了「泉州四大神獸」：水耗某、巴度妖、妖秀……跟Jelly Cats、Labubu並肩混進了年輕人的表情包。

從此，屋脊上的滴水獸，還有那些滿城跑的「超雄」電動車，都像是默默提醒：不管你是本地的還是新來的，都在認同這座城市的信條——在上班與上頭之間，選擇上進；只要每天加把勁，咸魚也能翻身。要是哪天粘鍋了，可能只是還不夠努力。

這些笑點與梗，讓「愛拼敢贏」有了更萌的載體。比起教科書裡乾巴巴的「閩南建築特色」，它們才是網路世代最愛的記憶密碼。

三、世界舞台上的在地符號：

好像每個人天生就帶著滿滿的熱情，要把泉州的故事講給路過的你聽。

不管是小白電動車好像每個人天生就帶著滿滿的熱情，要把泉州的故事講給路過的你聽。

不管是計程車司機、小白電動車的騎手，還是巷子口碰到的阿伯阿嬤，都能毫不吝嗇地把那些藏在巷子裡、碑刻裡、茶盞裡的「泉州故事」掏心掏肺地和你分享。這股樂語與熱情，大概早就刻進了骨子裡。

要是真有機會代表泉州去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的絲路會議，咱們該帶什麼？東西塔？刺桐飛天？德化白瓷？安溪鐵觀音？還是乾脆帶上那22個世界遺產點的手辦？

這問題一丟上微博，就變成全民腦力激盪。呂照明老師的紙刻、鹿口設計的卡通公仔、還有我臨時提的燕尾脊……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文化碎片，就像宋人湊份子修橋一樣，被大家一點一滴拼湊成了通往世界的橋樑。

最後，它們漂洋過海到了西班牙，成了送給市長和各國專家的手信，也被媒體笑稱是『文化彩蛋』。」不過說到底，再花哨的設計，離開了日常的煙火味，也難逃被人遺忘的命運。真正能被記住的，往往就是那些隨手可帶、放進心裡的小小驚喜。

四、阿拉伯世界畫家眼中的泉州：

文化的縫隙與共情的可能

文旅部邀請阿拉伯藝術家駐地采風時，我真切看見了另一種「凝視」。

埃及的瓦利德·卡努什把帆船與燕尾脊畫進了畫裡——風吹雨打後依舊昂首的屋脊，是泉州海洋精神最質樸卻最動人的象徵；

亞歷山大港的阿曼勒教授用帆船、龍舟、風鈴與石柱上的「魚躍龍門」重新拼出了她心中的海絲印象。那條若隱若現的龍，是東方智慧裡最經典的留白。

蘇麗莎

信徒，為什麼還迷信？



寶島來鴻

教友A兒子在過年前駕駛電動車？帶了一家5口北上游玩，在回家途中車子不幸撞上安全島，起火燃燒，兒子當場死亡，大孫子及小孫女送醫急救後不治相繼死亡，二孫子及媳婦全身三度灼傷，至今上在加護病房。

A兒子、孫男與孫女出殯時，聖母軍團員說，雖然A也是主內姊妹，本應去參加葬禮，聊表心意，然而白髮人送黑髮人是不吉利的，若去參加葬禮會人生惹禍上身，有些教友雖然有去參加葬禮。

但大家頗有默契，不瞻仰遺容，棺木起駕到焚化場火化時，大家都轉身面向牆壁，不敢面對棺木，怕會被撞邪，對自身不利。

A在孤苦伶仃、徬徨無助、傷心欲絕的情況下，極需要有精神上及信仰上的安慰，但一些教友卻以不宜去喪家，免得觸

上霉頭為由，拒絕前往A家安慰她，也不許A到他們家，以免倒楣。

為何有些教友還會迷信呢？追根究底可能有一下原因：

（一）文化影響，在某些文化中，傳統民間信仰，如算命、求籤、風水根深蒂固，這些習俗可能與宗教時間混合，導致有些教友在信仰之外還保留民間信仰的習慣。

（二）對教育理解不足，因對教育了解不深，導致將信仰與民間習俗混淆，產生偏離教會教導的行為。

（三）對未知的恐懼，面對人生的不確定性，如疾病、災難或困難部分較有可能轉向「有形」的物件或儀式尋求安慰。

總之，要幫助教友棄絕這些迷信行為。

應該加深教友對信仰的知識，培養理性的信德，以及讓信教友明瞭事事應當依靠天主，而非外在的形式。

劉先衛

三次高考：馬雲與命運的較量



詩意衡南

1982年夏，蟬鳴撕扯著杭州悶熱的空氣。18歲的馬雲攥著北京大學的志願表，筆尖在「第一志願」欄停頓許久。斑駁的課桌上，貼著「長風破浪會有時」的字條，可攤開的數學練習冊上，密密麻麻的紅叉如荊棘叢生。

放榜那日，馬雲盯著成績單上鮮紅的「1」字，喉頭像卡著片梧桐葉。父親遞來毛巾擦汗，卻見兒子把成績單揉成團，衝進雨裡。雨水混著淚水，沖刷著他蜷縮在巷口的背影。表弟拽著他去賓館應聘服務生，老闆打量兩人，目光掃過馬雲單薄的身形和倔強的眉眼，輕飄飄說了句：「我們要機靈些的。」

復讀的日子裡，數學課本邊角被翻得發毛。19歲那年高考，馬雲攥著試卷的手微微發抖，筆尖懸在幾何題上方遲遲未落。最終成績公佈，19分的數字讓他苦笑——這1800%的「增長」，像命運開的殘酷玩笑。

但他把自己關進昏暗的出租屋，對著牆壁反覆默寫英語課文，把清晨五點的鬧鐘鈴聲，當作夢想的號角。

1984年夏，第三次高考的考場上，馬雲把10個數學公式工工整整抄在草稿紙角落。監考老師瞥見他專注的模樣，不知這個年輕人正用最笨拙的方法，編織著破繭的網。交卷鈴響時，他的手心沁滿汗水，卻對著窗外的陽光露出釋然的笑。

放榜前夕，杭州師範學院英語系的辦公室裡，系主任反覆摩挲著招生名單。新升本科卻生源不足的困境，讓他的目光突然停在馬雲的檔案上——英語98分的成績格外耀眼。當錄取通知書送到馬雲手中，油墨未干的「本科」二字，映著少年濕潤的眼眶。

站在杭州師範的校門口，馬雲回頭望向來時的路。那些在三輪車顛簸中背單詞的清晨，在路燈下啃數學公式的深夜，此刻都化作腳下堅實的土地。命運曾無數次將他推向低谷，他卻用倔強與堅持，在絕境中開出花來。